

试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现象 书写及其小说史意义

——以“六大名著”中的“雨雪风雷”为例

蓝勇辉

【摘要】天气现象的书写是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一个独特的创作现象,并在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地域的小说中有不同形态的表现。源于“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关系认识,天气现象具有预示未来以及“劝惩”的功能。在作为叙事文本的明清白话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积极参与小说叙事,具有多重的叙事作用。另外,它在不同类型的小说中,参与营造和小说风格相协调的不同叙事情调,并在这种情调中或正面烘托或采用反讽笔法为小说人物的塑造敷彩设色。明清“六大名著”的天气书写奠定了一种叙事典范,对后世同类改编作品产生鲜明影响,具有显著的小说史意义。

【关键词】明清白话小说;六大名著;天气现象;叙事;天人感应

【作者简介】蓝勇辉,文学博士,集美大学诚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南京),2021.2.5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初话本小说文本考论”(项目编号FJ2018C069)阶段性成果。

天气现象是在一定区域内某一时刻或某一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大气物理和化学现象,主要表现为降水、雷电、霜雪、刮风等形态,而且具有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在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书写。以“六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中的“雨雪风雷”为例,据笔者统计,就分别出现了约60处、7处、1处(“神妖行法”不计入统计)、15处、11处和16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小说中的这一创作现象呢?当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古代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不过,上述论文或限于篇幅,或由于论述角度的问题,对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现象的探讨还比较有限,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较大的论述空间。第一,天气现象在明清白话小说中有何表现形态?第二,天气现象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具备哪些叙事意义?第三,天气现象在明清小说中频繁出现,有何小说史意义?本文就主要围

绕这三点展开讨论。

一、“六大名著”中天气现象书写形态之分析

正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说,“六大名著”是“长篇小说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们‘无论从‘经典’一词的任何一层意义上来说,它们都堪称经典之作”^①。因此,以这六部具有典范性的小说为例来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现象的书写,尚属可行。

根据天气现象与小说文本的关联程度,这六部名著天气现象呈现的形态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天气现象是小说家叙述时的自然呈现。作为自然现象,小说家在构建故事时,自然而然地把风雷雨雪等气象写入文本。这类描写大都只是一笔带过,不具备特定的情节意义。当然,有些描写间接对故事情节产生影响。如《红楼梦》第三十回写端午节前天突降骤雨,贾宝玉一直担忧龄官无处避雨,以至于忘记自己被淋一身,表现了宝玉怜香惜玉

的性格。

第二种,天气现象虽是自然现象的呈现,但蕴含较深的政治或道德观念色彩。这类书写在《三国演义》中大量出现,主要出现在以下两种叙事情境中。

1. 天象示警。在这种叙事情境中,多表现为异常的天气现象,如政权腐朽或政权不合法时,上天垂象警示。如小说第1回,灵帝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以及种种异常天气现象,都是汉朝衰微,上天垂象以警治国者的表现。再如第80回曹丕篡汉,方欲“答谢天帝”之时,“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砂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坛上火烛,尽皆吹灭”,这是寓意曹丕政权不合法。2. 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军队主将行军途中面临危险之前,也往往有异常天气现象的书写。如小说第108回孙权死前,“忽起大风,江海涌涛,平地水深八尺”。主将面临危险时,多以“信风”吹折旗杆或扬尘惊扰战马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小说第24回,张飞劫营前,曹操军队“正行间,狂风骤至”吹折一面牙旗。

第三种,天气现象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具有双重文学功能。一是作为景物内容构成小说叙事的环境背景,二是作为诗意化的表达,蕴含着文人的情怀。如《三国演义》第21回中,曹操煮酒邀请刘备论英雄,小说作者根据《华阳国志》的一句简短的记载敷衍了一场精彩的天气现象,以呼应险象环生的曹操试探而刘备掩饰的心理战;第37回,刘备二访诸葛亮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以烘托刘备求贤的虔诚。金本《水浒传》第9、10回“处处点缀出雪来”,以严寒大雪衬托气氛的紧张与惨烈,将林冲被逼上梁山的决绝与愤慨写得极为生动。《红楼梦》49、50回的雪景以诗意化的形式呈现,具有显著的象征色彩。

以上三种大致概况了“六大名著”天气现象的特征。进一步说,“六大名著”的天气现象书写特点也有所不同。历史演义《三国演义》的“风雷雨雪”描写次数极多,很少长篇幅地描写,以零散的形式遍布于小说文本,远多于其他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国演义》的天气现象常出现在上述所举的例子外,也经常出现在行军打仗的描写中。行军布阵属于户外活动,要经常考虑天气的因素。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天气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1. 采用火

攻或雪地破敌时,多会涉及天气现象。例如小说中最常见的火攻破敌,在运用此计时都有“风”来助阵。2. 交战过程中有时也会因异常天气现象而停止战斗,第15回中太史慈和孙策也是在交战过程中遇到“风雨暴至”等,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各自收兵。3. 行军过程中,为了表现行军之苦也常涉及天气现象。如第107回中蜀兵被魏兵围困,面临绝境,“是夜北风大起,阴云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内蜀兵分粮化雪而食。”

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与史传略作比较,会发现小说里的天气现象在史传中都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天气现象的书写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史传中天气现象所具有的政治伦理色彩。不过,这种色彩早已经过中下层文人的历史观念、道德意识以及审美取向的过滤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内化为小说内容。尤其是小说中虚构的大量有关天气现象的书写,如第21回煮酒论英雄时的雷雨以及第37回刘备二访诸葛亮时的大雪,这些天气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从政治与道德的属性向审美属性的转变。

在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中,存在与《三国演义》相近的天气现象描写。如小说第60回中晁盖率领众好汉攻打曾头市,“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就与《三国演义》中天气现象书写的第一种情境中的第三种形式相同。另外,第64回宋江“雪天擒索超”中的天气现象书写也近似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乘雪破羌兵”。不过,《水浒传》在天气现象的书写方面也表现出新的变化。小说第10回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故事,就是在“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来”的天气现象的书写背景下展开的;第24回中进入市井之间的潘金莲撩拨武松一段香艳十足的情节也是以“一天瑞雪”为叙事背景。如果说,《三国演义》在天气现象的书写中已有生活化的苗头,那么在以江湖和市井为故事空间背景的《水浒传》中,天气现象的书写也从庙堂进入市井,较为彻底地摆脱了政治与道德属性,而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由于神怪小说中的雨雪风雷等多为神怪“作法”,不属于“大气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范畴,不

能划入天气现象之列。因此,本文不对此类描写展开讨论。不过,作为“旅行故事”的《西游记》,途中遇到雨雪风雷等天气影响行程难以避免,小说第96回就有一处师徒四人西行路上遇雨,在华光庙中躲雨的情节。

与上述三种小说类型不同的是,世情类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一般不涉及它的政治道德属性,对它的传奇效果也鲜少提及。总体来说,明清白话长篇世情类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书写趋向于平淡与写实,他们更密切地与小说的时空、叙事情调恰到好处地互相搭配,成为小说的叙事背景。比如《金瓶梅》第27回,西门庆和妻妾在花园避暑饮酒时突降大雨,就是北方的夏天经常遇到的天气现象;第46回吴月娘等人元宵节外出游玩,遇到下雨加雪的天气;第67回西门庆在书房赏雪,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天气现象的书写。还有,《红楼梦》第8回宝玉在薛姨妈住处闲玩时,下了“半日雪珠儿”,宝玉等人就在薛姨妈处吃饭、饮酒。类似的天气现象的书写在《儒林外史》中也较为常见,如第2回中,在薛家集学堂教书的周进“河沿上望望”春雨景致;第48回,王玉辉乘船外出散心途中,“雨下的不曾大,那船连夜的走”。从上可见,世情类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与其他三种类型的小说在书写程式、审美取向上有着明显区别:第一,书写更加趋于日常化;第二,从诸种政治、道德寓意以及追求传奇效果到更加注重小说中天气现象书写作为意境建构的功能。

二、天气现象的书写与小说叙事之推演

以上我们以“六大名著”为样本分析了明清白话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形态及其与小说类型、地域的关系。那么,天气现象的书写在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文本中,又在哪些方面参与了小说叙事呢? 详细分析如下:

第一,预叙。在小说叙事中起到预叙功能的天气现象的书写主要表现在历史演义类小说中。如上文论及的《三国演义》中“天垂象,见吉凶”情境中的天气现象的书写就是这方面的显例。《三国演义》第103回,诸葛亮设计欲把司马懿父子烧死在上方谷,但在点燃火器时,却遇“骤雨倾盆”,司马懿父子乘机逃脱一例。在此,天气现象的书写无疑预示了天不

灭司马氏,最终“三国归晋”的历史宿命。当然,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中,用天气现象的书写具有预叙功能的例子也多有,只是不如历史演义类小说典型而已。如《水浒传》第60回,大风吹折晁盖军旗,预示晁盖中箭身亡;《金瓶梅》第62回,潘道士给李瓶儿禳灯延命时,忽起一阵怪风吹灭李瓶儿的“本命灯”,预示了李瓶儿死期将至等等。

作为“预叙”的天气现象从源头上说是受到“天人感应”思维观念的影响,并被运用于小说叙事之中。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古代中国对于这种异常天气现象尤为关注,早期的《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均有大量相关记载。如《尚书·周书·金縢》篇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周成王因听信谗言疑忌周公,周公避居,“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②,武王忏悔,迎接周公回朝,“天乃雨,反风,禾尽起”^③。在这个故事中,周成王疑忌周公与“天大雷以风”之间在逻辑上就被建立了“今动天威,以彰周公之德”^④的因果关系。天气现象作为上天“警惧”世人的“报应”,在传统观念中,异常天气现象具有一定的“鉴往思来”意义。这种观念是在史官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逻辑,在史官总结历史兴亡的来龙去脉时,必须为国家的兴亡寻找一个逻辑起点,而代表“天命”的异常天气现象往往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在历史演义小说中,这种异常天气现象在国家或人物发生重大事变中总会用以预示吉凶。不管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书写是本之史传还是虚构,这类描写多数属于同一思维逻辑。

第二,调节叙事节奏。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也往往被运用于调节小说叙事节奏,主要表现为延缓叙事和加快叙事,中断叙事以及促成叙事的转向四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雨雪风雷等天气往往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比如在行旅情境中,逆风和雨雪往往会阻住行程,延误行旅。《儒林外史》第38回郭孝子寻父途中遇到大雪,行走不得只能“又住了一日”。与之相似的还有《西游记》第83回中师徒四人西行途中遇到大雨,不得不在华光庙中躲雨。在家庭生活情境中,雨雪等天气现象也会被用作延缓叙事的修辞策略。如在《金瓶梅》第83回中,

陈经济和潘金莲约期偷情,当晚突然天降大雨,陈经济一时无法出门,直到初更时分才冒雨赴约。与延缓叙事相反的是加快叙事,利用天气现象来加快小说叙事进程的常见于行旅情境中,如《儒林外史》第22回“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第35回“遇着顺风,到了燕子矶”等“顺风”天气现象的书写,就是加快叙事速度,从一个情节直接转移到另一情节的省笔。

在小说中,天气现象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还表现在中断某一事件的叙事功能。如在《三国演义》第10回、15回中都是因为突然降临的异常天气使得交战双方不得不中止交战。作者往往是有意识地运用天气现象来中断叙事,以达到妥帖自然地结束或转变某一情节。例如《三国演义》第15回中那场中断太史慈与孙策交战的暴风雨,“毛本”就评论说“若非风雨,慈、策二人将直杀到天明矣”。与中断叙事相似的是,由于天气现象的突然性,明清白话小说也常用天气现象的书写来造成叙事的转向。比如《金瓶梅》第46回中吴月娘等人元宵节外出游玩,突然的降雪使小厮回家“拿皮袄”成为摆在当前的逻辑情节,此处天气现象的书写就促使游玩的情节转至“拿皮袄”情节,生动地上演一场小厮丫鬟之间关系的活剧。

第三,生发故事的契机。天气现象的书写无论是延缓、加速还是中断与促使叙事的转向,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制造生发故事的契机。《三国演义》第10回,陶谦委派部下护送曹嵩一家到许昌,不想途中突降大雨,一行人投宿在古寺之中。本为黄巾余党的陶谦部下因为衣装被雨打湿,同声嗟怨,从而趁机杀死曹嵩一家,抢夺财物后同往山中落草为寇。此处天降大雨的书写不仅是近处的曹嵩一家被杀的契机,同时也是曹操兴师报仇、攻打徐州等系列故事的导火线。另外,像《儒林外史》楔子中,夏天突降的一场阵雨使得湖中荷花神采备出,触发了王冕学画的情致,进而引出知县索画、王冕为避祸北上游历等一系列事件。天气现象之所以被小说常用来生发故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天气现象具有突发性,这种传奇性的特点容易成为生发新的故事情节的触媒。比如在《儒林外史》第27回、第33回

和第43回中,船行途中遇到逆风或大风,船只能靠岸,从而生发出人物巧遇或者抢夺船中货物的突发事件。二是,小说中天气现象之所以成为引发故事的契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现实中天气现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启发。在现实生活中,“雨雪风雷”等都是影响人们进行正常活动的天气现象,人们在这种天气里面不得不暂时放下户外活动等“正事”,躲在封闭空间中从事其他“额外之事”消磨时间,而这“额外之事”往往就给小说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发挥想象的空间,以满足读者“闲中生事”的阅读期待。

三、天气现象书写与小说情调之营造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情绪”^⑤。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小说家通过不同天气现象的书写来“营造一种意境,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⑥的例子比较常见。需要说明的是,小说情调营造的目的并不单纯为营造一种情调,更多的时候它还参与了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本节在探讨天气现象书写对小说情调营造之影响时均结合二者加以讨论。下文,笔者就以“六大名著”中的“雨、雪”两种天气现象的书写为例,对其如何营造小说情调略做探讨。

先来看小说中的“下雨”这一天气现象在小说意境营造上的效果。《三国演义》第21回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以雷雨营造叙事情调方厢非常典型。曹操煮酒宴请刘备论天下英雄,试探刘备的志向,此时寄居在曹操篱下的刘备,虽然包藏雄心,但不得不做本为“小人之事”的“学圃”来迷惑曹操,以打消曹操对自己的忌惮之心。所以,曹操宴请刘备饮酒无异于设下一场危机四伏的鸿门宴。《三国演义》把宴会安排在雷雨天,虽是承袭《华阳国志》中“于时正当雷震”一语而来,但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增饰。小说中,二人论天下英雄时的天气现象是“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通过骤雨来临前的天气晕染二人对话中所藏伏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当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正值大雨将至,雷声大作”。在此情节单元中,天气现象的变化是和酒宴的气氛相呼应

的,起初的“阴云漠漠”晕染着这场宴会的危机四伏,对刘备而言,曹操之居心恰如隐藏在阴云之后,虽隐约知道暗藏杀机,但又被掩盖住了;但当曹操道破真实想法时,刘备之心惊如霹雳,宴会背后隐藏的杀机也就如大雨一样倾泻而出。可以说,在此作为故事背景的天气现象与事件的紧张气氛及人物的心理活动步调一致,它一方面把不可见的紧张气氛与心理活动具象化;另一方面它又以幕景的方式笼罩整个事件,使其浸染在风雨欲来的天气现象的语境中,小说情节的紧张感得到层层渲染。

在世情小说《红楼梦》中也有多处以下雨营造小说意境的。仍以第45回中黛玉“风雨夕闷制秋雨词”为例,在此情节中,“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充满诗意色彩。秋雨—黄昏—雨滴竹梢,这些古典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容易使人联想起与离别、相思有关的诗词,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等。此处天气现象的书写具有浓郁诗味,使小说情节也浸润着深深的诗意,带有显著的文人性。尤其是黛玉在本就充满诗意的情境中,又赋充满感伤情调的《代别离》一首,并命名其为《秋窗风雨夕》。另外,此回小说还在其它地方运用了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来营造意境,如宝玉的冒雨到访,就与“最难风雨故人来”等充满诗情的意境差似。尤其是黛玉睡下后,“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直到四更将阑,方渐渐的睡了”,明显是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中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来。从上可见,此处秋天夜雨的书写不仅是生发故事的契机,它更以秋天夜雨的潮湿、微冷、缠绵为叙事背景,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哀怨、感伤、凄冷的情调,并融入整个与秋天夜雨意象相关的抒情文学传统,使小说叙事的情韵深厚而绵长。

再来看“下雪”天气现象的书写对小说情调的作用。

在《三国演义》中另一个利用下雪来营造小说情调的精彩情节是第108回“丁奉雪中奋短兵”。虽然

此情节本之史传,但在此处艺术成就较突出。“雪中”与“短兵”的结合,正如“毛批”所说的“雪天遇雪刀”,老将丁奉的勇猛通过“雪”与“刀”两件冷色调的事物衬托出来。虽然小说中处处都是写冷色调的白(白雪、短兵),但小说叙事的中心却是落在血脉愤张的“热”处。以“冷”(雪天)写“热”(奋勇),以白(雪地)衬红(鲜血)的叙事手法更为丁奉的勇猛、激昂的小说情调加倍增色。

更为典型的雪景是《三国演义》第37回,写刘备访问诸葛亮时正处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在此回三次出现的雪景文字篇幅均不长,但点染成趣。毛本批语说:“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此回雪景描写具有一定的诗意色彩,以“不写之写”几次强调刘备不畏严寒大雪,表现出雪天访贤的虔诚,带有“程门立雪”的意味。陈洪先生曾说:“《录鬼簿续编》著录了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该剧写赵匡胤‘雪夜亲临赵普第’,意味与《三国演义》的‘顶风冒雪访诸葛’十分近似;而赵普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也是儒生们寄托‘帝王师’理想的一个偶像。”^⑦这一雪景在《三国志平话》及《草庐记》均未见描写,罗贯中将雪景添入情节带有明显的文人情怀。足见,此回以雪景营造的意境融入了文人理想,用曲笔描摹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风采。

与之相似的还有《水浒传》里面“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中下雪天的书写。小说此回反复提及“雪”与“火”两个意象,整个故事也在“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的背景下展开,正如《文学理论》中所说,“背景描写的目的是建立和保持一种情调,其情节和人物的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种情调和效果之下。”^⑧小说中下雪的书写就是为了凸显出“雪”与“火”所代表的“冷”(天气冷)与“热”(手刃仇人的热)、“红”(杀人见血的红)与“白”(雪的白)的鲜明对照。在作为背景的雪天里,火烧草料场的大火因雪地的映照而更显猛烈,林冲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手刃仇人更显大快人心。意味深长的是,当林冲投奔梁山之时,小说再次

重复写及“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在此,小说通过下雪天气的重复书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大雪衬托出了林冲毅然而去的悲壮。而以苦寒雪夜的恶劣天气暗示形势严峻,则写出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惨烈。

在世情小说中,下雪天气现象的书写也常被用来作为营造小说叙事情调的修辞策略。例如《金瓶梅》第20回和第77回中的两次写到西门庆踏雪访妓的情节。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西门庆的两次踏雪访妓都起因于他在下雪时想起孟浩然踏雪寻梅的典故。传统中孟浩然踏雪寻梅的雅人趣事,在这里被西门庆比拟为庸俗的踏雪逛妓院,高洁的梅花被比作妓女,下雪与访妓所形成的反差使小说叙事充满浓郁的反讽意味。除了运用戏仿笔法来营造叙事的反讽情调外,在世情类小说中雪天的书写还经常用来作为叙事背景,以寂静写喧哗。较有代表性的是《金瓶梅》第38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与《红楼梦》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两例。在上述两处情节中,大雪天气都被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寂静的雪天却发生着最为热闹的故事。在前者中,潘金莲的琵琶声在雪夜里也比往日传得更悠远;大观园女儿们的嬉笑声在雪地上也显得更欢畅,就如小说此回的回目中的“白雪红梅”一样,栊翠庵的红梅花在大雪天的衬托下也比往日更加鲜红。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利用天气现象的书写来营造叙事情调的不只下雨和下雪两种,阴云四起、酷热、大风等都常被用来营造某种气氛,只不过没有这两种天气现象运用的普遍而已。天气“影响人的情绪”,是“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性标志”^⑨。通过天气现象的书写营造一种笼罩在叙事之上的氛围,使事件与人物都受到天气的影响。

四、天气现象及其小说史意义

作为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天气现象,从人类诞生起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并随着文字的出现而被记录在册。荣格在分析原始人的心理时说:

在因果关系的连续过程中,他特强调那些杂乱和超越常规的部份,那些不能用科学因果律解释得

通的例外事件。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按照常规运动的自然,他惧怕的是那些不可预测的,由于某种绝对力而发生的意外事件……只要突然有违背常规的事情发生,他就觉得自己井然有序的世界正在遭受破坏。接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⑩

而异常天气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意外事件”中最常见的一种。由于源远流长的天气书写的历史,史传的、诗文的各种关于天气现象的意境都很容易地融合在容量巨大的长篇白话小说中,并成为小说家取材的一个来源。在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天气与行军的关联多表现为“行军苦”的传统意境,而当天气与英雄事迹联系起来时,则更倾向于借用天气的传奇特征衬托英雄的不凡。在世情小说中,由于叙事内容更贴近于日常生活,这类小说中的天气书写多具有浓厚的文人情趣,借用传统诗中雅致的天气意象来建构小说的叙事情调。不过这种借用传统意象建构小说情调的方式却由于小说的价值取向而不同,或是建构的,如《红楼梦》中的天气现象书写或是解构的,如《金瓶梅》与《儒林外史》等。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部分“六大名著”的天气现象书写具有典范性意义。许多与天气现象密切相关的情节作为“可写性”的文本,成为模仿学习的对象。如“三顾茅庐”的雪景描写就多次成为改编作品的摹写内容。清代宫廷大戏《鼎峙春秋》第二十出《求贤切踏雪重临》的雪景描写既承袭了《三国演义》的内容,又根据戏曲文体特点略作发挥。唱词引高启诗,以“雪满山中”衬托“高士”。再如《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此情节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历来经过多次改编。明代李开先《宝剑记》,乃至现代吴永刚《林冲夜奔》、高阳《林冲夜奔》等在改编时,均受原作影响,着重突出风雪对于此故事的重要意义。我们将这几部作品中林冲在山神庙的风雪描写列表如下页。

四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作品因侧重点不同,在描写林冲神庙遇风雪时有显著差异。《水浒传》的风雪描写既采用古代文人写景时惯用的程式化语言,又反复间杂以生动的白话,较好地表现了小说的

作品	金本《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①	《宝剑记》第三十三出 ^②	《林冲夜奔》第四幕第二场 ^③	高阳《林冲夜奔》 ^④
风雪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见得好雪？有临江仙词为证：作阵成团空里下，这回忒杀堪怜，剌溪冻住猷船玉龙鳞甲舞，江海尽平填，宇宙楼台都压倒，长空飘絮飞绵。三千世界玉相连，冰交河北岸，冻了十余年。大雪下的正紧……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那雪越下的猛。但见：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仿佛填平玉帝门。	[驻马听]“寒夜无茶，走向前村觅酒家。这雪轻飘僧舍，密洒歌楼，遥归归棹。江边乘兴探梅花，堂中欢赏烧银蜡。一望无涯，有似灞桥柳絮，漫天飞下。(白)这雪一发大了……怎生知道俺在外当差的苦楚，口间差拨无暇，夜里提铃喝号，逢热热一个死，遇冷冻一个死。”[前腔]四海无家，回首乡园道路遐。这雪轻如柳絮，细似鹅毛，白胜梨花。山前曲径更添滑，村中鲁酒偏增价。累坠天花，壕平沟满，令人惊讶。	夜来。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山神庙夜静无人，因值月半时候，虽是风雪交加，天空却隐隐放光。大雪铺地，殿上檐角，枯树枝头，墙缺处，山门口，一片莹白。冬风呼啸，雪花泼洒，远方有野犬吠声。风雪正猛。大路上林冲头戴毡笠子，背着花枪。挑着酒葫芦，后面跟着草料场老兵，腋下挟着那条破絮，二人踏着那大雪，迎着北风，飞也似的奔进庙门。二人就在供桌上放下手中的物事，抖掉身上的雪，搓手顿足冻得喘不过气来……风雪弥漫，老兵身影渐渐远去。	就这片刻间，雪下得越发大了，兼且有风；满空白絮飞舞，上下翻腾，就像一片银海里，有几条玉龙戏水，洒落无数鳞甲。风雪迎面乱扑，既劲且急，林冲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门还未开，又是一阵风起，这阵朔风是好大的旋风，贴地上卷，带起积雪，纷纷如乱撒吴盐；林子里虎虎作响，枝叶摇摆，树顶上整团的雪往下落，发出低沉的扑击声。那风势乱卷，逼到林冲面前，竟连张嘴呼吸都困难。

人物与主题，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但仍留下了“可写性”的空间。《宝剑记》着重以雪景书写林冲的思乡之情，兼及展现作为差人的劳苦。吴永刚的话剧《林冲夜奔》略微改编原作故事情节，以白描表现林冲及老兵行役之苦，同时营造出小说气氛之紧。高阳的历史小说《林冲夜奔》在雪景语言上部分化用《水浒传》，但着重突出风大，强调极端的风雪天气对人物造成的压迫感，以此暗示林冲所面临局势之险恶。由此可见，“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故事既奠定以风雪天气表现故事的基础，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世同类作品的写作。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传》的续书《水浒传后传》淡化了英雄传奇性，更多地带有遗民陈忱的个人色彩，与前传相对质朴、浑野相比，后传多了些高雅，而天气现象描写也更富诗化与文人化。

总而言之，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书写虽然稍显零碎。但从整体上予以观照，则会发现它不仅在艺术层面的参与小说叙事的推演、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叙事情调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它源于“天人感应”思维观念中道德层面的“劝惩”功用也赋予了小说特定的文学意义。

注释：

- ①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 ②③④[汉]孔安国传，廖名春等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340、339页。
- ⑤⑨[英]戴维·洛奇著，王俊岩等译：《小说的艺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95、96页。
- ⑥徐岱：《小说叙事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5页。
- ⑦陈洪：《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 ⑧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 ⑩[英]荣格著，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5-127页。
- ⑪[明]施耐庵、罗贯中著，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116页。
- ⑫[明]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9页。
- ⑬吴永刚：《林冲夜奔》，上海：国民书店，1940年，第101-102页。
- ⑭高阳：《林冲夜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8页。